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以神奇的速度发展成为充满着热情与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而对这座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研究和探讨,一直是海内外文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事实上,深圳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追溯到173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南头古城曾经不仅是岭南沿海地区的经济重镇,也是行政管理中心和海防要塞,记载着千余年历史足迹的南头古城是深港两地城市发展的共同源头,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它的存在,体现了历代岭南人民对海洋文化的探索与追求,也体现了深圳的文化包容性和多元化,以及奋勇抗击外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南头古城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在我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南头古城,作为城市之根和“千年文化遗产明珠”,其保护工作不能忽视。

南头古城：深港历史之根文化之源

雷 燕 陈一锋

曾经的岭南盐政中心

从古至今,南山有着一个响亮的名称——南头。在深圳原住民的回忆中,有关南头的传说,值得深圳人为之光荣和自豪。南头位于深圳蛇口半岛北端,北靠羊台山,西抵珠江入海口,南临伶仃洋。

南头地势北高南低,大沙河自北向南纵贯其区域流注大海,形成台地和冲击平原地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盐业生产对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群来说必不可少。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据相关资料记载,西汉元封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提出盐、铁专营制度,设“大农部丞”,在全国设置盐官,其中第一个盐官即为“东官”,官阶为“正三品”。这是深港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极为重要的行政管理建制。

南头,秦汉时期地处南海郡治“番禺”的门户,枕山面海,拥有优良的港湾,扼珠江口江海交通要冲,是渔盐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南头地区的考古发现,为这一地区在汉代就是主要食盐产地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冬在南头古城南约200米处的红花园新村工地,发掘出18座两汉至南朝时期的古墓。其中西汉墓1座、东汉墓9座、东晋墓6座、南朝墓2座。这些密集的汉墓群可以说明汉时期南头一带已是居民较多、经济发达的区域,这和史籍记载的番禺县盐官的设置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深圳城市历史的开端发源于盐官设置。番禺县盐官“东官”乃全国三十六盐官之一,它的设置,促进了珠江口沿海地区特别是深、港地区的开发,水上交通和经济的繁荣。

随着盐业的发达,岭南盐政中心南头古城后转化为郡、县治的行政管理中心,这是深、港城市历史的开端。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原南海郡一分为二,划出南海郡的南部和东部,设“东官郡”,下辖六县,郡名沿用汉盐官“东官”之名,郡治在三国吴时所建盐都尉所附近,即今南头古城一带。下辖六县,分别为: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欣乐,其中宝安为首县,县治与郡治同城。其中首县宝安辖地包括了今天的香港、深圳、东莞、番禺南部、中山、珠海及澳门等地区。当时的东官郡范围广袤,西自珠江口,东至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

岭南移民文化的缩影

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继皇帝位,建立了东晋政权。江南及岭南地区成为其主要的统治区域,也是东晋政权赋税、兵役的主要征集地。同时,北方的地主富商也随同王室成员及大量的王公贵族一起南迁避难。南迁中,儒家观念在岭南地区越来越深入人心,南越文化与中原文化越来越融合。

2001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南头古城内乐平街10号发掘一座保存完整的东晋古墓,与此同时,还在南头古城南门外西侧,发掘出呈南北、东西走向的东晋护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是深港历史之根。

壕,在护壕内出土了大量东晋时期的文物。由此可见,东晋时期南头古城一带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十分繁荣。

自东官郡设置到唐朝,宝安县县治一直在南头古城。隋朝废除东莞郡治,宝安县归属南海郡管辖。但从唐初到中唐,宝安县前后经历5次行政设置方面的变迁,到明代晚期新安县的设立,不得不提到一位古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刘稳。隆庆六年,刘稳任职为广东参政兼任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在考察中得知南头等地距离东莞县治一二百里,行政管理鞭长莫及,遇有急事也远水解不了近火,特别是听闻“辛酉之变”后,便产生分县的想法。公元1573年,南头从东莞县分出,恢复设县,赐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化危为安”之义,并将县治设在南头古城,其管辖范围包括了现在深圳市大部分地区、香港全部以及东莞东部和东南部的小部分地区。

随着南头古城行政区划更变,体现在文化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移民文化,历史上岭南发生的5次大移民,南头古城是一个缩影,移民文化不仅形成了鲜明的民系(广府、客家、福建三大民系),而且对外来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到鸦片战争前夕,新安县居民主要是汉族中的广府和客家两大民系。

海上交通要道与海防军事要塞

唐代“贞观之治”后,随着我国“陶瓷之路”的兴起,海上对外贸易日渐发达。进入广州贸易的商船,由于海路水浅,不能直入广州,须绕过香港大屿山经南头入虎门抵达珠江,因而南头便得天独厚地成为海上交通航道的必经之地。加之宝安县淡水充足,又是珠江口一带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自唐朝始,南头便成为海上交通航海的必经之地、重要的海内外贸易的集散地。

公元736年,朝廷在南头设置了一个

军事机构——屯门军镇(镇治在南头城)。自此直至明代,南头古城由行政中心转为海上交通门户和军事要塞。但南头古城在中国军事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更在于明正德至嘉靖年间抗击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的“屯门海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海上抗击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个有赖于河流文化而孕育的文明古国开始萌动,郑和七下西洋展现了古老中国对海洋的一种渴望和向往,但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朝廷的腐败,让这个古老的中国海洋梦扼杀于摇篮之中。

14世纪以来,海盗、倭寇、番夷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不断侵扰我国沿海各地,为抗击外来侵略,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南头设立东莞守御千户所。16世纪,西欧部分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对外扩张与掠夺。公元1511年,佛郎机(葡萄牙)攻占了满刺加(现马来西亚),随即侵犯我国东南海面,占领屯门澳。公元1521年,时任广东巡海道副使汪鏊受朝廷之命驻守南头城抗击“番夷”,开我国“师夷制夷”之先河,歼灭葡萄牙十多艘蜈蚣战船。此后,葡萄牙人入侵者再犯浙江、福建沿海,时任兵部尚书的汪鏊领军将其彻底驱逐,至此葡萄牙人可以说是闻“汪鏊”而丧胆,直至汪鏊去世18年后(1533年),葡萄牙再次侵犯我沿海占领澳门。

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一段挥之不去的耻辱。而让我们自豪的是,自1839年9月的九龙海战开始,在当时的新安县海域,我们与英殖民侵略者大小小打了9战,保持着全胜的战绩,直至1841年2月关天培等将士战死沙场,虎门各要炮台全部失陷。纵观南头古城历史,历朝以来,南头古城在海防文化的意义不可低估。

探索保护最佳路径

一直以来,市区两级政府对南头古

城的保护工作都非常重视。2009年12月,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王荣对南头古城保护工作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文物部门及南山区形成一个保护与开发性的整体规划,要求南山区作为开发与保护主体,逐年推进项目实施,并请发改委、财政委通过立项,给予支持。记者了解到,文物保护部门已经做好了对南头古城的本体保护规划、市规划国土委也已经完成了南头古城的整体保护规划。

今年9月初,南山区委书记李小甘、副区长曹赛先率相关单位负责人实地调研南头古城,并召开会议研究古城保护与利用问题。在谈到南头古城保护与利用时,李小甘对市规划部门提出的“就地保护、活化整治”的方针表示认同。他强调,南头古城外来人口众多,现在生活着3万多人,保护南头古城必须改变大环境,要通过形态的改造,达到业态的调整,进而达到人口结构的调整;要对原有核心历史文化强化保护,用修旧如旧的办法建设历史文化街区。

记者了解到,《深圳市南头古城保护规划》中指出,由于南头古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价值,其保护和利用不同于一般的城中村改造,不能脱离历史文物和本土文化的保护而拆除更新为一个高强度的新居住区。因此《保护规划》以“就地保护、活化整治”为核心理念,引入文化、旅游、商业等元素,将南头古城定位为“体现深港同源文化,文化保护完好,独具传统文化与商业氛围的城市传统风貌展示区”。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作为深港历史之根、文化之源,其人文、历史、社会等价值重大,具有极重要的保护价值。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区两级政府正在对南头古城的开发保护进行规划论证,以期最大限度地让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焕发新的魅力。

提及深圳,如今人们虽然已经不再认同“文化沙漠”的说法,但依然习惯于把深圳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渊源缩短、曲解为“三十多年前的一个边陲小镇和小渔村”。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深圳有着千余年的历史,曾经管辖它的宝安县,早在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就已建制。借用研究深圳历史30余年的地方史研究学者彭全民的话来说,深圳不是文化沙漠,不是从一个渔村发展起来的,从历史上来说深圳是一个边城,也是一座英雄城市。

当我们说深圳“三十而立”时,它的起点只是源自“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一九七九的那个春天”。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和价值为我们珍视。但我们却不能局限于此,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意义而淡化甚至忘却它1000多年的历史。

而南头古城正是深港历史之根,文化之源。自汉代至1840年鸦片战争,在这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南头古城一直是深港两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遗憾的是,这种历史渊源却未得到广泛的认知。

早在汉武帝时期,汉代盐官就设在南头。至东晋咸帝咸和六年,又设“东官郡”,下辖六县,宝安为首,而宝安的辖地就包括今天的香港、深圳、东莞、番禺南部、中山、珠海及澳门等地区。从岭南盐政中心转化为郡、县治的行政管理中心,这便是深圳城市历史的开端。

南头“扼外洋要害之中,护卫虎门、澳门以作保障,汇东北诸海以为归宿,外而占城、爪哇、真腊、三佛齐,番泊来莫不经由此”。素有“金广户门”之誉的南头古城,地处珠江入海口东岸,成为海上交通航海的必经之地、历代岭南沿海地区的海防要塞、对外贸易的集散地。因此,以南头古城为中心的这方土地承载

着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海洋历史地标,写下深圳乃至岭南海洋文化的一个又一个历史符号: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在南头城东南海疆设立的军事驻防——屯门镇,到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抗击外来侵略在南头设立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再到曾列“新安八景”之首的南山赤湾天后宫,历史曾载:“三宝大监都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舟师,远下西洋。船队行至珠江口南山附近遇险,祈祷天后。天后显灵,救助邦和。”

深圳是典型的海洋城市,这从它历代的海防、海航文化可以得到解读。但海洋文化通常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它前所未有地把海洋作为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提了出来,它标志着我国将以一个新的姿态跨入海洋时代。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城市。从历史上来说,深圳因海洋的存在而成就它作为海防要塞、海航要道的重要价值,而今,它又因其沿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驱城市。

深圳因海而生,因海而兴。南头古城是深港的根,是深港的历史符号。历史不能更改,更不能被否定。我们看到,南头古城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人文、政治、海洋、军事、书院、贸易等文化价值,对于具有如此重要文化价值的历史瑰宝,我们应该重新深入挖掘,并将其保护、开发、改造提上日程,探索出最佳路径。它不仅是对隐没在历史深处的历史的再发现和再认知,更是对深港历史具有责任感的解读,也是深圳市及南山区对海洋强国梦、文化强国梦的一种追寻,对深圳来说意义非凡。

柯杨梓

南头古城历史价值亟待广泛认知

赤湾天后宫“辞沙”祭

诞”和出海前举行。“辞沙”前,做生意的人,事先在天后宫周围搭起商铺,销售香烛和食品。主持人将各绅士的捐赠登记、造册、入库。主祭人将“太牢”先抬于大殿祭妈祖,然后移至沙滩,舞狮、唱戏、武术表演、杂耍……近千艘在赤湾港停留的渔船爆竹齐鸣,彩旗招展,盛况空前。1950年赤湾天后宫开始拆除之后,这一传承数百年的“辞沙”祭妈祖习俗也终止了。

直到1995年,赤湾天后宫重建后,因填海的原因,祭祀活动虽不在沙滩而转移到宫庙里,但仍然沿袭数百年的习俗,保持原有的风貌。在活动开始前,先来近200人,在大殿和阁台上摆设水果、糕点、牛奶等供品,在油灯放置灯草和添油,同时在院内建筑物的屋檐下、厅堂等处寻找睡觉的地方。傍晚他们先是在山门平台上用竹搭好人形架子,用纸糊一个4米高的巨型“鬼王”,右手执弓箭,左手托“善恶分明”令牌,腰系大鼓,面目恐怖。同时还用纸糊一个“城隍”像。晚上,他们在大殿举行一个简单的祭拜仪式。

次日上午,大批信众来了,南巫来了,武术队、舞狮队也来了。大约8点,8位南巫身着道士长袍,敲锣击鼓,吹奏唢呐,诵经念文,大殿内外1000多信众叩首祭拜,祈祷天后娘娘保佑。祭拜结束后,则在大殿广场观看舞狮表演和武术表演。第三天晚上,大家把4米高的“鬼王”抬到院内的广场燃烧,在燃烧前,争先恐后去撕腰上挂着的纸鼓,据说带上这纸片可祛邪。瞬间,“鬼王”的鼓被大家“抢劫”一空。接着南巫点燃“鬼王”,嘴上喃喃念着咒语,大家把纸钱和小米撒向火海,此时,纸钱“鬼王”照天烧,整个大院火光冲天,亮如白昼。第四天,举行盛大祭拜仪式,大家给天后娘娘下跪,锣鼓唢呐声回荡在大殿。仪式结束后,一只“狮子”在震耳的锣鼓声中腾空而起,随即俯首用嘴轻轻舔着放在案台上的所有贡品,

以示吉祥。最后一个程序是,将用红纸抄写的所有参加祭祀活动人员的名单,放在用纸糊的“城隍”手上抱着,组织者在那里手舞足蹈,嘴上朗诵着一些吉利的话语。然后点燃“城隍”,连同大家的名字一起化为灰烬,表示飘渺的香烟,将把人们的芳名和愿望一起带给天后娘娘。

计划申请国家级非遗

“辞沙祭妈祖”传承人阮成洲向记者解释道:“妈祖信仰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是宗教,但有和宗教相类似的地方。人离不开现实生活,但社会的黑暗不公又造成对人的压制和摧残,在无尽苦难与悲剧笼罩中,人们挣扎求生的同时在无情的世界里寻求精神慰藉,这样就产生了对神的信仰。妈祖崇拜是一种信仰,一种执著追求,或说是消灾解难、安居乐业的理想寄托。妈祖在古代行医治病,保驾护航,是典型的古代雷锋形象,是值得所有人尊崇的对象。”至今经过1000多年的分灵传播,妈祖从湄洲逐渐走向世界,得到众多国际友人的认可。

赤湾是深圳藏风聚水的宝地,南山区非常重视“辞沙”的保护工作。早在2006年和2007年,赤湾天后宫已成功申请为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年在赤湾举行的“辞沙”活动日恰逢妈祖诞,霞光满天,下沙、南头、渔二村、沙河村等深圳本地香客,还有很多从东莞、惠州、潮汕等地乘坐大巴赶来的阿公阿婆挤满了庙门,虔诚地给妈祖娘娘上头炷香。一位上了年纪的香客向记者吐露:“我们镇上很多人都是世代信奉妈祖,而赤湾妈祖庙很早就远近闻名,自己家先几代人都是到这里拜祭的。”日前,记者从南山区委宣传部(文体局)得到消息,今年“赤湾妈祖庙”正在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一锋 雷燕)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赤湾天后宫,是名副其实的“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和会之所”。一眼望去气势磅礴、蔚为壮观。1992年重修之际,已然不现当年99道门的大庙之辉煌,而是把大殿、左右偏殿和附属建筑外墙改为红色。内院种上20多棵小叶榕,在风水学上有“郁郁葱葱助气扬”的说法。如今的天后宫绿树成荫,蓝瓦朱墙,静中有动,给前来礼拜者创造了肃穆、吉祥、福祉的新天地,而流传500年的辞沙祭祀活动也是在这一圣地一代一代地延续着。



每当天后诞辰和天后升天纪念日,方圆几百里数十万信众和港澳同胞自虔到赤湾天后宫朝圣。